

## 楚帛書與《道原篇》

饒宗頤

馬王堆出《老子》乙本，卷前古佚書首《經法》，末爲《道原》，凡四百六十四字。《道原》起段言開闢，四字爲句，“濕濕夢夢，未有明晦”，頗近《楚繒書》“夢夢墨墨”、“未有日月”之語。又云：“天弗能復（覆），地弗能載……鳥得而蜚（飛），魚得而游，獸得而走”。以至“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，深而不可測也”。則居然《淮南子·原道訓》：“夫道者覆天載地，高不可際（按“際”即《道原》之“察”），深不可測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鱗以之游，鳳以之翔”之句法也。故知《道原》即《淮南·原道訓》之張本；此戰國以來黃老之恒言也。其言“恒先之初，迴同大虛，虛同爲一，恒一而止”。迴字見《太玄·達》云：“中冥獨達，迴迴不屈”。通也。《史記·倉公傳》：“診其脈曰迴風”。《索隱》訓迴爲洞。《說文》迴，迭也；《玉篇》迴，通達也，是“迴同太虛”，猶言“洞（通）同大虛”矣。《道原》又云：“大迴无名”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離形去知，同于大通”。故大迴猶言大通也。馬王堆本《繫辭傳》正以迴爲通字，如“迴變之謂乎”、“往來不窮之胃迴”是。迴字見馬王堆《易經》鍵（乾）川（坤）二卦。迴九，見群龍无首，吉。迴六，利永貞。今本作用九、用六。

《道原》篇陳“大迴”之義，所云“迴同太虛”，同字爲動詞，即“同天”也。同天本墨家之說。《墨子·尚同》云：“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，是以天下治也；天下之百姓，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則菑猶未去。今若天飄風苦雨，溱溱而至者，

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于天也”。依墨者義，不特天子同天，百姓既上同于天子，亦須上同于天，始不遭天罰。《呂氏春秋·有始覽·應同篇》引黃帝曰：“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故曰同氣賢于同義，同義賢于同力，同力賢于同居，同居賢于同名。帝者同氣，王者同義，霸者同力，勤者同居則薄矣，亡者同名則狃矣”。威者，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顓頊併荷上法月，無不錄威，威紀以理陰陽”。此所謂同者，尚有等差。同氣為帝，其境界亦最高。表之如下：

帝——同氣

王——同義

霸——同力

勤者——同居

亡者——同名

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引此云：“黃帝曰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，故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力者霸，無一焉者亡。”減去勤者、亡者。《道原》稱：“唯聖人能察無刑（形），能聽天辭，知虛之實，後能太虛。乃通天地之精，通同而無間，因襲而不盈，服此道者是胃（謂）能精。”“通同而無間”，即“迴同太虛”之“迴同”，此處變文作通同，可知迴即通。無所不同謂之“通同”，亦即所謂“大迴”也。“通同”于太虛，當即“同氣”，惟聖人能之，此聖人即帝是也。《應同篇》“凡用意不可不精。夫精，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。成齊類同皆有合。故堯為善而眾善至，桀為非而眾非來。”《商箴》云：“天降災布祥，並有其職”。按類即“召類”，其言曰“類同相召，氣同則合，聲比則應”。召類與應同取義甚近。故知《黃帝書》所云“與之同氣”，言帝者上與元氣同，此其智者為至精，而所同者亦至精。《道原》與《經法》、《十大經》、《稱》四篇，唐蘭以為即《黃帝四經》，雖乏確據，然《道原》之“迴同太虛”，即《黃帝書》之“同氣”，可證其與戰國時之所謂黃帝思想正息息相關也。

《堯典》：“曰禋禘古帝禋”。鄭玄注云：“禘古同天，言堯同于天也。”孫星衍謂鄭意蓋以堯禘帝，故為同天，同天之意，因帝號而生。

然《皋陶謨》亦稱曰稽古，而皋陶非帝也。《逸周書·寤傲解》、《武穆解》、《鬼谷子·捭闔篇》，俱有“稽古”之語。按“稽古”之義，似本諸道家。道家原出于史，故重稽考古道。今《道原篇》云：“明者因能察極，知人之所不能知，人（疑衍）服人之所不能得，是胃（謂）察稽知□極。聖王用此，天下服”。又曰：“前知大古，後□精明，抱道執度，天下可一也。觀之大古，周其所以，索之未无，得之所以。”以較《老子》：“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”。義正訢合無間。道家之學，必從知大古、觀大古下手，此即所謂稽古也。如是可為聖王。觀之于大古，大古，未始有也；索之于未無，未無，則有也。《老子》“恒无欲以觀其妙，恒有欲以觀所噉”（據馬王堆乙本）。“觀大古之無，所以周其理；索未无之有，所以得其故，有無兼致力焉”。此“兩者同出，異名同謂”（據乙本）。有與無異名而實同出，此處之“同”，即《道原》之“通通”，如是乃能得其大通，而可抉道之原矣。所謂“同天”者，“抱道執道，而天下可一”之方也。依《墨子》義，帝可同天，賢聖以至百姓亦皆同天。是知以同天限于帝，此自戰國人之說耳。

《道原》又云：“上信天事，則萬物周扁，分之以其分，而萬民不爭，授之以其君，而萬物自定”。周扁即周遍，《莊子·知北遊》所謂“周徧咸三者，異同實，其指一也”。知周于萬物而授之以名者，黃老先言無名，而實授以名，“古无有刑（形）”，“大迥无名”，此无名者，萬物（天地）之始也；授以名者，萬物之母也。必授之以名而後萬物自定，其義至精。此黃帝之辨名正物，所以為文明之母也。《呂氏·有始覽》云：“天地合和，生之大經也，以寒暑、日月、晝夜知之，以殊形、殊能、異宜說之。夫物合而成，離而生，知合、知成、知離、知生，則天地平矣。平也者，皆當察其情、處其形”。又云：“天地萬物，一人之身也，此之謂大同。衆耳目鼻口也，衆五穀寒暑也，此之謂衆異，則萬物備也。天斟萬物，聖人覽焉，以觀其類”。此說“大同”之義，高誘注云：“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。《易》曰：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故曰大同也”。是非萬物周徧，“察稽□極”而何？大同者，斯乃知識之極致，正所謂“通同而无間”，能“通天地之精”，則道家果真

棄“知”也耶？此非上知，不足以盡之。是又《道原篇》之精義，可與《老子》發揮旁通者也。《說文》：“同、合會也”。金文《不嬰毘》：“我大同述追女”。“大同”一詞見此，亦以“同”為動詞，大同猶大合也。《潛夫論·卜列》“故鴻範之占，大同是尚”。《洪範》：“汝則從，龜從，筮從，卿士從，庶民從，是之謂大同”。《禮運篇》論大同小康之異制，大同為“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”，僅論人道而不涉天道，則為後出之義。其言“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，大人世及以為禮，城郭溝池以為固，禮義以為紀”。此即老氏“失道然後德，失義然後禮”。禮者，固忠信之薄也。大道不行，然後禮義以為紀，蓋仍因道家之說。

道墨皆言稽古同天，儒家承之。仲尼信而好古，亦沿前說，蓋因而非創。至《商君書》乃力言反古（參孫星衍《帝堯皋陶稽古論》），漢武帝遣齊王閔云“朕承天序，惟稽古建爾國家”顏注“考于古道”，可見《道原篇》不得為法家說明矣。《老子》乙本所以次《道原》于其書之前者，誠可深長思。夫“惟聖人能察無形，能聽無聲，知虛之實，後能大虛”。觀事于未有之前，察虛之為實，觀有于無，得道之本，此之謂道原。